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版本考略

劉 明

內容提要：《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的版本多有值得商榷之處，需要重新進行考定。本文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刻本為依據，糾正了版本著錄中存在的疏漏，初步廓清了此書的版本系統。

關鍵詞：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版本 考定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不題撰者姓名。《四庫全書總目》云：“所列引用諸儒姓氏，止於呂祖謙、陳傳良、葉適三人，皆注有文集見行字，則南宋人所為也。”^①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其版本有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五年（1194）擇善堂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刻本《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以及明弘治八年（1495）刻本《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明刻本《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等。從題名來看，似可分為“新入本”和“增入本”兩種版本系統，而宋擇善堂刻本則是元明諸本的祖本，後世刻本均從此本出。通過版刻過程、所用底本以及各本間的比勘，考定宋擇善堂本的刊刻歷經南宋光宗、寧宗兩朝，存在著挖版補刻的版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的底本即宋擇善堂刻本，避諱字改過且增刻了版葉，但存在著諱字刪削未淨的情況，屬於翻刻而非覆刻。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帙元刻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屬於同一版本，原著錄為元刻本，當據以訂正為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

一、國圖藏宋擇善堂刻本與北大藏本的版本關係

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擇善堂刻本，係清宮天祿琳琅舊藏，鈐“天祿琳琅”、“天祿繼鑒”、“乾隆御覽之寶”而未鈐另三璽，且《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未見著錄，當為後編目外書^②。其行款版式如下，十四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左右雙邊。卷端題“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一”，版心上鐫字數，欄上鐫評語。卷首有唐左補闕李翰序、《杜氏通典篇第題旨》、《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綱目》以及《新纂杜氏通典詳節圖譜》，綱目以及諸儒姓氏均以白文標識。此本綱目後有“開逢攝提格之歲律中黃鐘之月有宋文忠公之裔子刊於擇善堂”刻書題記，故將其版本定為宋紹熙五年刻本。

檢此本《圖譜》之《皇朝累葉紀年之圖》，有“太上皇帝紹熙萬壽無期”、“今上皇帝億萬斯年”之語，按《宋史·光宗本紀》云：“（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太皇太

后以皇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幄，尊皇帝為太上皇帝。”^③題記中的“律中黃鐘之月”即紹熙五年仲冬十一月，此時寧宗已即位而光宗為太上皇，但紹熙年號未改，故有上述兩稱。又檢書中“惇”、“敦”兩字避諱，而“擴”、“廓”則不諱，按“黃鐘之月”據寧宗登基僅有四月之餘且尚未改元，故未將書版中的諱字改過。似可推知寧宗登基後的十一月書版已基本刻完，為了反映光宗遜位及寧宗即位的帝位更替，而是僅將《圖譜》中反映南宋帝系的版葉進行了挖版補刻，同時為了區別舊刻而在“杜氏通典詳節圖譜”前增刻“新纂”二字。故其刊刻經歷光宗、寧宗兩朝，而付印行世恐怕要到慶元年間。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李盛鐸木犀軒舊藏，版心上鐫字數，綱目後有“至元丙戌重新繡梓”刻書題記。按元惠宗至元間無“丙戌”，則當為世祖前至元二十三年，距宋亡尚不及十年。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據此即云：“此本卷端有《大宋紀年之圖》，載至‘幼君德祐’，則猶當稍後。蓋是時臨安未破，東南半壁，均奉大宋正朔，《紀年圖》非至元翻刻時增補，蓋是書即纂於德祐之世也。所附宋儒論宋代事，遇帝王均空格，宋諱亦間闕避，余因更疑此即德祐間所刻原版，至元重梓之說，不足據也。何也？後至元無丙戌，此丙戌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上距德祐僅十一年，此必易代之後，補刻‘至元丙戌重新繡梓’八字，以新購書人耳目，若果重刻，距帝昺之投海亦已八年，尚何需櫟避宋諱乎？”^④王重民之說值得商榷，有“大宋紀年之圖”及帝系載至宋恭宗，並非意味著此本即宋德祐間所刻，因為宋擇善堂刻本“大宋紀年之圖”作“皇朝累葉紀年之圖”。版葉易為“大宋紀年之圖”，正說明已非宋時所刻。此外，避宋帝諱字也並不能說明為宋刻，因為以此本與宋擇善堂刻本相比勘就會發現兩本有些避諱是相同的，詳見下文第（四）條。

又此本刻書題記稱“重新繡梓”，亦即據底本重新刊刻，按其行款版式同宋擇善堂刻本，則此本當以宋擇善堂刻本為底本進行翻刻。茲以兩本相比勘，詳列如下：

（一）題名不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簡稱北大藏本）卷端或題“增入”，或題“新入”。如宋擇善堂刻本卷端題“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一”，北大藏本卷端題“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一”，卷末又題“新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卷一”。北大藏本卷二題名同卷一，而卷三卷端、卷末並題“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四題“新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無“杜氏”兩字，卷末題又有“杜氏”二字。此外，卷首《姓氏》、《綱目》題名亦不同，如宋擇善堂刻本題“新入諸儒議論姓氏”，北大藏本題“增入諸儒議論姓氏”；宋擇善堂刻本題“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綱目”，北大藏本題“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綱目”。

（二）《圖譜》不同

宋擇善堂刻本《圖譜》有“周制井田之圖”至“聖朝統一之圖”，北大藏本無。宋擇善堂刻本題“皇朝累葉紀年之圖”，帝系至“太上皇帝紹熙萬壽無期”、“今上皇帝億萬斯年”；北大藏本題“大宋紀年之圖”，帝系至度宗咸淳、幼君德祐。

(三)《綱目》不同

宋擇善堂刻本《綱目》卷一“田制”下有“有圖”白文二字，北大藏本無；卷六“議論”下“國家”、“今日”標以白文，北大藏本無。類似此不同者尚有數處，不一枚舉。

(四)避諱不同

北大藏本遇宋帝諱字，或避或不避。如卷二“唐貞觀十八年”、“徵拜太府卿”，北大藏本不避，宋擇善堂刻本避；卷四“兗州厥賦貞”、卷五“齊桓救其難”，宋擇善堂刻本、北大藏本皆避；卷五“後秦姚泓”、卷六“故玄議不行”，北大藏本不避，宋擇善堂刻本避；卷十一“高朗其弊也疏”、“章惇執政”，宋擇善堂刻本、北大藏本皆避；卷十四“貳公弘化”、“王敦為丞相轉司徒”，北大藏本不避，宋擇善堂刻本避。

(五)刻書題記不同

北大藏本在《綱目》後相同的位置，將宋擇善堂刻本的刻書題記易為“至元丙戌重新繙梓”。

根據比勘，可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在刊刻時，將宋擇善堂刻本中的避諱字改過，但有的卻沒有改過，存在著刪削未淨的情況。同時將宋擇善堂刻本中的某些版葉進行了挖改，或補刻或增刻。例如因宋亡而將“皇朝累葉紀年之圖”挖改為“大宋紀年之圖”，增刻“度宗咸淳、幼君德祐”帝系，而且還在版葉上補刻“有圖”、標注白文等。卷端題名或題“增入”，或題“新入”，而以題“新入”者為主，正反映了其底本是宋擇善堂刻本，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為“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而非“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綜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係翻刻宋擇善堂刻本。卷端題名或題“增入”恐其書版經過後世遞修，屬於後印本。

二、國圖藏元刊本《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的版本再考定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帙元刻本，行款版式同宋擇善堂刻本，惟欄上不鐫評語，一冊，存卷三十五至三十六兩卷，亦係清宮天祿琳琅舊藏，《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著錄。

此書的版本，向來定為宋刻本，如《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將其定為宋麻沙小字本，云：“不著撰人名氏，摘錄杜佑《通典》之文，惟刪《兵制》一門喪服諸條，而以宋諸家之論附各卷末，凡四十二卷。前李翰《通典》原序，次篇第題旨，次諸儒議論姓氏，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司馬光、富弼、范祖禹、石介、夏竦、邵伯溫、張耒、秦觀、孫洙、馬子才、蔡元通、黃琮、呂祖謙、陳傅良、葉適二十一家，次列朝紀年圖十五，末曰大宋覆其所採諸人時代，蓋南渡中所輯科舉應用之書也，麻沙小字本。”^⑤《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曾辨稱元刻“目錄後有‘至元丙戌重新繙梓’一行，有以為宋時麻沙刻本者，殆偶未見此條耳。”^⑥但《天祿琳琅書目後

編》未言此書是否有“至元丙戌重新繙梓”刻書題記，之所以定為宋麻沙小字本，恐怕並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說的“殆偶未見”，極有可能是書賈挖去了此行題記而冒充宋刻，從而使得《四庫全書總目》得出如下結論：“不知何人所編，驗其版式，猶宋時麻沙刻本。”^⑦文淵閣四庫抄本所用底本為浙江巡撫採進本，檢《浙江采集遺書總目簡目》云：“題曰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元至元間重梓。”^⑧從題名可知，採進本並非宋刻本，而是元刻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卷端題名的情況應該是相同的。

此本卷末有王國維跋，云：“右《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存卷卅五、卅六兩卷，書中敬、殷、貞、徵諸字皆闕末筆，相其紙墨字畫乃南宋建陽刊本。海虞瞿氏有至元丙戌重刊《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四十二卷，即出於此本也。其所刻諸儒姓氏，自歐陽公至葉水心若干人，南宋惟東萊、止齋三人，餘皆北宋人，是此書編纂尚在南宋中葉。此蓋當時科舉之書，以《通典》作於唐代，故取宋人論制度之文與古制相比附。《文獻通考》附載《諸儒議論》，亦用此例也。癸亥（1923）四月奉召入都下榻息侯先生（金梁）齋中，息侯出示所收天祿琳琅諸殘本，因書其後，海寧王國維敬觀並識。”王國維根據避諱字和紙墨刀法將此本定為南宋建陽刻本，除了跋中所舉諱字外，尚有“匡”、“涯”等避諱字。這種版本定法與《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宋麻沙本的定法是一致的，都肯定了其宋建刻風格。其實，跋中所列的這些諱字並不能直接說明此本乃宋刻本，以此帙所存兩卷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相比勘，避諱字是相同的。至於“紙墨字畫”，就刀法而言，將此本與宋擇善堂刻本相比對，便會發現存在差異。宋擇善堂刻本刀法肥勁峭厲，與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塾所刻《史記》如出一轍；而此元刻則瘦勁圓潤，已失宋建刻棱角模重尖利之風。

北京保利公司2008年12月中國古籍善本專場拍出一冊《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與國家圖書館所藏此元刻殘帙相比對，兩冊鈐印相同，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僅著錄一部《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故兩冊當屬於同部書。根據拍品書影，唐左補闕李翰序版式字體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同，而不同於宋擇善堂刻本；而且《圖譜》中的宋代帝系圖作“大宋紀年之圖”，不同於宋擇善堂刻本作“皇朝累葉紀年之圖”，知所拍之冊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及此帙屬於同一版本。綜上，國家圖書館所藏此帙元刻本與北大藏本版刻刀法相同，版框尺寸相同，避諱字亦相同，故應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元刻本訂正為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

此部天祿琳琅舊藏元刻本，殘帙散在多處，除國家圖書館所藏兩卷及拍出之冊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二十八卷，著錄云“元至元二十三年重刊本，十二冊，缺卷三至五、七至十三、二十八至三十、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二”^⑨。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將其定為“元末明初間建刊明印”^⑩，似非。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二十五卷，卷目如下：卷三至五、十一、十五至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至三十、三十二至三十五、四十至四十二。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係鄧邦述舊藏，其跋云：“辛酉（1921）二月，晤吳寄荃同年，齋頭忽又得殘本二冊，則內府所藏，查其卷第適足補吾書之闕，則卷五一冊，又二十八至三十一冊，凡四卷，於是吾書得二

十五卷，殘者乃不及半矣。余感寄荃慨贈之意，特先記之。”^⑪在題名的著錄上，《“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均作“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日本靜嘉堂藏本題名同，似應改為“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為是。

三、《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的鑒定依據及版本系統

上述考定為鑒定《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的版本提供了依據，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帙殘本，其行款版式十四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同，細黑口，左右雙邊，存三卷一冊。或根據“宋諱間有缺筆，如敬、殷”，又“書中多用簡省字”且“書中凡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祖宗、仁朝、仁祖、宇國、聖意、開寶、元豐、祥符前均有抬頭”，而定為宋刻元遞修本^⑫。這種判斷值得商榷，因為上述所列的諸條證據均可見於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中。更為說明問題的是，此殘本的題名間有不同，“十八卷末有‘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十八卷’字樣，十九卷末有‘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十九卷’字樣，二十卷末有‘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二十卷’字樣”^⑬，這與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的題名情況相同，而宋擇善堂刻本是不存在的，故可斷定此殘本為元刻本，而非宋刻元遞修本。可以說，或題“新入”或題“增入”的題名情況，不見於宋擇善堂刻本中，是判定《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是否宋刻的重要依據。

最後簡要地談談增入本《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國家圖書館藏有兩帙，明弘治八年刻公文紙印本和明嘉靖李元陽刻本，行款版式分別為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邊，不同於新入本《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著錄一部明弘治八年喬縉刻本，行款版式同弘治八年刻公文紙印本，據卷四十二末有“至元丙戌重新繙梓”而認為蓋翻雕至元本^⑭。此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一帙明刻本，題“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相同藏本一部，其行款版式為十一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雙邊，阿部隆一認為此本並非元至元二十三年刻本的覆刻本^⑮，甚是。總之，增入本及此新刊增入本據元本而刻，行款版式已不同於元本，屬於《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的另一版本系統。

注釋：

-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713頁。
- ②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四宋版史部著錄一部《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然非此帙，準確的說是未著錄此本而非此書，為了避免歧義姑稱後編目外書。
- ③ 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710頁。
- ④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5頁。
- ⑤ 彭元瑞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中華書局，1995年，第288頁。
- ⑥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華書局，1990年，第180頁。

- ⑦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第 713 頁。
- ⑧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 年，第 250 頁。
- ⑨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1983 年，第 569 頁。
- ⑩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83 年，第 250 頁。
- ⑪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第 633 頁。
- ⑫ 吳欣：《所見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版刻年代考略》，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 年第 5 期，第 85 頁。
- ⑬ 吳欣：《所見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版刻年代考略》，第 84—85 頁。
- ⑭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07 頁。
- ⑮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第 634 頁。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